

朝花夕拾

重启旧笺

◎许丽子

为查找资料，我下楼去了地下室。

地下室存放的都是多年不用的旧物、杂物，时间长不光顾，不但忘了里面有什么东西，甚至也忘了它的具体位置，凝思良久之后才在昏暗的廊道尽头摸到了它的所在。

要找的东西找到了，又发现了厚厚一摞旧日信件，信封上曾经十分熟悉而今已漫漶的笔迹吸引了我的目光。顺手打开一封，读了几行，亲切的气息扑面而来，不禁沉浸其中、如醉如痴，竟有点心驰神往、欲罢不能，于是轻轻拂去它们身上的尘埃，一股脑地将它们抱上了楼。

仔细翻看，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书信，有父母家人的，有同学好友的。字里行间有家长里短、有柴米油盐、有儿女琐事、有烟火人生、有苦辣酸甜、有抒怀感言，有问候、有叮嘱、有祝福、有思念，有苦闷时的倾诉、有喜悦时的分享……事过境迁，信纸已发黄，当时写信读信时的情景却历历在目，忽然十分怀念过去的青春岁月和青春岁月里相亲相爱的亲人、相知相悦的友人、相濡以沫的故交。

暑假回老家和俩儿子在小溪边戏水，头顶是一座火车大桥，听到火车疾驰的声音抬头一看：哇，绿皮火车！我激动地拍着照，十四岁的大儿子不理解我为什么如此好奇，我告诉他，绿皮火车承载着我太多的记忆。

我的家乡虽然在宝鸡境内，却一直被称作山里，而市区的周边则被称为山外，连接山里和山外的唯一纽带就是每天一趟的绿皮火车。在那没有班车，更无从谈起私家车，甚至连公路都没有修好的年代，绿皮火车是我们出行唯一的交通工具。上小学是在离家两三公里的地方，每天上下学的路上都会看到绿皮火车，但是那时坐火车是一种奢望。初中在离家十公里的镇上，总共要经过三个小站，车费一块钱。当年一块钱可是我们住校

来信中，母亲的家书最多。母亲的信，问得最多的是千里之外她的小外孙的衣食起居，叮咛最多的是要我孝敬公婆、友爱小姑，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自己；姐姐的信，讲她的乡村学校，讲她朴实的学生，讲她自己点点滴滴的进步，虽然农村学校条件艰苦，一周只能回市区的家两次，但她并没有叫苦叫累，而是充满了对生活的乐观和对工作的热爱；霞的来信中有她工作的趣事，有儿子成长的喜悦；英的信中有置身校园年轻的研究生弟师妹中感叹自己年岁虚长，有初到北京闯天下的孤独和苦闷，也有决心卧薪尝胆的壮志，有渐渐融入快节奏生活的洒脱和豪迈……好几封信中都夹了照片，有弟弟的结婚照，有姐姐抱着旭的合影，有梅在戈壁滩上跨着摩托车的英姿，有瑞刚出生有着黑葡萄般明亮眼睛的百日照，有咸阳的宏寄来的我们在临潼爬骊山看日出时的合影……每一页文字都是一个故事，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段历史，每一个信封里都装了欢笑或眼泪、喜悦或哀愁、高歌或叹息、问候或祝福、思念或回忆。

生半周的菜钱，只有大风大雪的天气，我们才舍得坐一次。

当年的绿皮火车上，人来人往非常拥挤，冬天冷夏天热，满车厢一股汗味，还夹杂着食物散发出来的各种味道。然而拥挤的车厢里有着永远不变的主旋律：“花生瓜子火腿肠，啤酒饮料矿泉水”，几乎每个车厢里都充斥着列车员阿姨叫卖的声音。二十分钟的车程终于到了站，我们往往会长长地舒一口气。

高中时，我们要到离家十几站路的另一个镇去上学，同样还得坐这趟绿皮火车。距离更远了，所

漫步王家塬

◎柳念

生长的味道，泼墨似的山水画却早已在晨雾的氤氲下，开启了新一天的展演。

这个时候，姜眉公路旁是花的世界。放眼望去，格桑花迎风摇曳，开得正热烈，百日红也这般娇艳，色彩斑斓的太阳花仿佛要热烈整个世界。

初遇油房咀，将身与心都置身在这片世外田园里。眺望这个村庄，在忽明忽暗的绿意中，晨起的炊烟让人更加心驰神往，迫不及待想去揭开“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神秘面纱。

小步轻移，徜徉在绿意盎然里，遇见了黛瓦白墙的人家，隔着人家与田地的石栏装饰了这个古朴的村子。石栏上用碎花石拼出来的花草飞鸟图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下，千里之外可朝发夕至，异国他乡可视频通话，一切似乎都方便了许多、快捷了许多，但人与人之间、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却不再像过去那样亲密无间，思念不再像过去那样刻骨铭心，交流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拘无束。时间越来越碎片化，网络信息像一望无际的大海，常常让我们在随波逐流中迷失了方向；手机、电脑、电视，让我们的眼睛不停歇、手不停歇，心不停歇；各种社交媒体让我们的朋友圈、交际群日益膨胀，像硕大的肥皂泡般漂亮而虚幻；我们时时处在熙攘的人群中，却时常感到莫名的疲惫和孤独；我们精心挑选照片，编辑九宫格的朋友圈，却不再写文章、记日记；我们点击着一个又一个网页链接，关注着一个又一个动态信息，却越来越没有时间、没有耐心、没有热情

又见绿皮火车

◎王晓霞

以我们并不是每周都回家，而是两到三周才回一次家。同学们之间互相捎东西，你帮我捎点吃的，我帮你捎点生活费，这周你回，下周我回，我们安排得相当合理，能这样合作的同学也都是一起长大的发小，坐绿皮火车的求学时光让我们终生难忘。

上大学后再回家时，家乡已经有班车了，所以坐绿皮火车的次数也越来越少。直到2016年暑假带着大儿子坐了一次绿皮火车，那次感觉绿皮火车空阔干净了好多，怪味也没有了。儿子问我这火车怎么这么慢呢？从

案，把这个小村庄点染得更富有诗情画意。啊，你瞧，地头的玉米长得壮实喜人，那矮胖矮胖的黄瓜还衔着清晨的露水，谁家的小狗摇着尾巴慢悠悠地走在小路上。时光呀，应该再慢一点，让这静谧的山水、田园的风光卸掉我们身上厚重的浮躁与不安。

沿着蜿蜒的姜眉公路继续南行，你便抵达了塬上。初秋的太阳，早早将这个静谧的小镇唤醒。天，蓝格盈盈的，将这一抹湛蓝伸进了翠绿欲滴的群山，相映成趣，让人百看不厌。一路芬芳，沿着乡间的小路，我们便见到了高高耸立在小镇入口处的明珠楼。登高望远，你的整个视野都开阔了。掩映在行道树两旁栈道文化浓郁的民居，错落有致地在姜眉公路两旁，附近的村民借着家门口的便利办起了客栈。时不时有赶路人，停在这里歇歇脚，又匆匆地南行而去。远眺，隐约可见千头林麝在园子里撒着

去满足自己和本应离自己最近的人的真实需求。

当我手捧着这些发黄的信笺，闻着它们陈旧、感伤却又珍贵的气息，疼爱地抚摸那些因夹杂了错字、别字和涂改痕迹而愈显亲切的字迹时，我的心忽然变得柔软、温暖而湿润，忽然产生了一种与旧日亲友重逢的冲动：想给异国他乡的舍友打个视频电话，看看她新栽种的郁金香；想休假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陪陪父母，为他们做顿臊子面；想带年幼的侄儿侄女逛逛书店，为他们买本好书；想与曾经如胶似漆的闺蜜一起散散步，边走边笑边轮流咬一串冰糖葫芦，彻夜不眠卧谈一宿；想与中学同学窗像当年那样骑着自行车而不是开着小汽车去戈壁滩看一看长河落日……

宝鸡市区到老家足足摇了两个多小时，而我却感觉很快，因为这一路，我又听到了亲切的乡音，见到了思念的家乡人，感觉很不错。

眼前的绿皮火车并未走远，它开进了时代的记忆里，开进了每个历经者的青春里。正因为有了绿皮火车，才把我们闭塞小山村的同学，一个个送到了祖国的天南海北。我们从山里到了山外，如今回忆起过去的不易，倍感今日生活是何其甜蜜，所以我们珍惜当下，也是对过去艰苦岁月最好的纪念！

欢觅食，它们点燃了塬上朴实无华的庄稼人的希望。才下明珠楼，又进农耕文化体验区，陈列在体验区里锈迹斑斑的犁头、木桶，一针一线纳成的千层底，怎能不让人忆苦思甜？

继续南行，便会遇到褒斜栈道遗址。走进遗址公园，架在悬崖上的七八块长石条便是遗址所在地，它们记录着这里曾经的川流不息。走出遗址公园，在小桥流水里，我们曲径通幽，逢着篱笆上蔓延生长的牵牛花，穿过丰硕的玉米地，便会遇见栈道人家。在栈道人家的点将台上，听这里的人们讲三国作战的故事，看民居墙壁上印着栈道行军的龙去脉，我们仿佛回到了三国鼎立的时代。

树木掩映下的村庄，显得格外静谧。院畔盛开的鲜花，引来翩翩蝶舞，一次次上演着“蝶恋花”，令人不由得停住脚步，静静去感受这大自然的美好。耄耋老人倚着门框，细数着门里门外的变化，孩子们倚在老人身旁，听他们讲这里曾经的故事。

穿过村庄，村子的尽头是一片百亩赤芍园，如今绿意盎然正当时，而我仿佛看到了来年这里万朵花开，赏花的人们个个笑靥如花，整个村庄都弥漫在喜悦之中。

穿行在天台山隧道

◎赵莉涓

多年前，我曾站在高高的秦岭界碑前，望着山下蜿蜒的盘山公路，想象那是云中自己舞动的彩袖，南拂长江，北触黄河，那种豪迈，波澜壮阔。

后来无数次从秦岭山脉向南穿行，以为自己处在高山之巅，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快意，却发现山顶行驶至多是一瞬，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嶙峋的山谷间盘桓。绕不完的山路，会不完的车，无穷的大山把人压得透不过气儿。

于是内心盼望着改变。好消息也终于传来——去年底，在宝坪高速公路即将建成之际，我终于有机会前往参观采访。

宝坪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银川至昆明线的组成路段，也是宝鸡到汉中高速公路中建设难度最大的一段。它起于宝鸡高新区潘家湾，之后沿秦岭北坡向西南展线爬坡，经八鱼镇、马营镇、石鼓镇、神农镇，跨李家河、神沙河后掉头向南，以15.56公里的天台山特长隧道穿越秦岭，再经过凤县河口镇沙河坝村以及岩湾、田坝等地，止于凤县坪坎镇北，与已经建成的宝汉高速坪坎至汉中段相接。

那天，我们在宝坪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处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进了天台山特长隧道，在秦岭的“肚子”里领略高速公路的震撼与神奇。虽然那时临近过年，但建设工地上依然是繁忙景象。

我了解到，宝坪高速全长73.238公里，其中桥梁52座、隧道16条。这意味着什么？从马营镇的燃灯寺大桥往前走，全线的桥隧比例达到了72%，这已经足够惊人了，但更令人惊讶的是从卧虎山隧道到秦岭天台山特长隧道出口的32公里中，桥隧比例竟达到了98.1%。当我坐车穿过这里时，跨过桥，就是隧；出了隧，又是桥。偶尔隧道与隧道之间出现一段露天路，上面还都加盖了防雨雪的棚，这是为保证未来行车安全特意采取的措施。

32公里的线路上共有10条隧道，但是其他9条加在一起，都不及一条天台山隧道的长度，它的建设规模居世界第一。在管理处人员的引导下，我进入了隧道中央。完全没有想到，除了两条笔直而宽阔的道路，隧道内还有许多附属工程。比如有发生火灾及其他紧急情况时的救援导洞；比如在隧道深处蜿蜒可通的顶部，有一个可容直升机起降的空中救援平台。我注意到：隧道深处有一个巨大的风机房——这是由一个竖井、两个斜井配套组成的。斜井的高度都在600米上下。通风机房上方还有一个上千米的风洞，它相当于为风机房安装了一个上千米高的烟筒。这套系统会利用正常的温差，把洞内的浊气抽出去，把新鲜的自然风送进来。不仅如此，风机房里还要安装一排排的大风机，一旦遇到特殊情况，就可以非常方便地实现自然通风和机械强制通风的自动切换。

顺着风机房往前走，有几名工人正蹲在墙角吃盒饭，看见我们，他们多少有点儿不好意思。和他们聊了几句，我才意识到，且不说15公里多的主隧道，仅打一条从神沙河通到主隧道的620米长的施工辅助导洞，就用了整整半年时间。施工难度可见一斑。

那天我们从1号斜井的底端，坐上工人们所乘坐的载人小火车，以36%的坡度向上爬行了800米左右，这才到达山顶。这个高度相当于我们爬上了100层楼。而另一个让我惊奇的情况是：我们明明在隧洞里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一问，却只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

从斜井上到山顶，阳光明媚。再看秦岭，依然磅礴、依然巍峨，依然是雄浑的感觉，但同时，穿山而过的宝坪高速公路像一条坚实的脊柱，有力地支撑着这条逶迤伸展的巨龙。

之前坐飞机从秦岭上空越过，曾看见绿色的边缘上有一片裸露的山岩，就像是美人身上有一块疮疤，十分刺眼。如今在崇山峻岭中建设这样一条磅礴大道，清澈的山水会不会改变？周边的植被会不会破坏？我虽未张口询问，却迫切地希冀着结论。

结论很快有了。出得洞来，一眼看见周边山崖上铺满了防护网罩，不少绿植已在山坡上悄然生长。原来，除过防护网罩，宝坪高速在洞外施工中，普遍采用了土壤剥离再利用措施。所谓土壤剥离，是指施工前将地表的熟土统统挖出来堆放在一旁；所谓再利用，是指施工完成后，将这些熟土运回原处，让植被和农民的庄稼用最快速度恢复生长。如此完璧归赵，我不得不赞叹，今天的工程建设保护植被、呵护生态的理念和实践，都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那天穿越了整条宝坪高速，尤其是穿越了天台山隧道，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欣喜：作为陕西“十三五”在建高速公路中规模最大、建设标准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项目，宝坪高速公路正处在最后的收尾阶段，它的建成通车，已经呼之欲出，只待启幕。而它通车之日，也就是宝鸡南北方向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被彻底改变之时。毫无疑问，这条连接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运输大通道，将有力地改善和推进大西南大西北交通运输的大格局，而两小时即能抵达汉中平原的便捷，必将给宝鸡和汉中、给秦川和巴蜀的广大民众带来新的便捷与惊喜。